

他曾担任爱国将领李汉魂将军秘书，跟随李汉魂参加了抗日战争，经历过多场惨烈的战役；李汉魂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他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主席印章——

# 百岁老人林真泰：追随爱国将领李汉魂十六载



真泰老人接受晚辈祝福。记者林明聪摄

本报记者 林明聪 通讯员 林彬

林真泰老人今年100岁了。他是吴川市吴阳镇霞街村人。他曾担任爱国将领李汉魂将军的秘书，跟随李汉魂参加了抗日战争，经历过多场惨烈的战役；他深得李汉魂将军信任，在李汉魂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时，他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主席印章。李汉魂在1982年回国访问期间，曾寄语邀请真泰老人广州见面。

今年2月15日，霞街村热心人士为林真泰老人张罗“百年荣寿”庆祝仪式，乡邻及亲朋等200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今日开心，很开心！”穿着红色唐装的老寿星林真泰，开怀地接受晚辈的真挚祝福。

## 深得李汉魂信任，曾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主席印章

林真泰老人出生于1912年，少时曾读私塾，勤奋好学，青年时立志报国，投笔从戎。经本村乡绅林月川第三子、时任国民革命军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少参谋长

林春荣介绍，和同村同乡人胜初参加国民革命军李汉魂部队。

李汉魂将军是吴川岭头村人，少时曾拜林月川为干爹，对干爹之子林春荣所推荐入伍的家人特别信任。李汉魂对胜初、真泰两人皆委以重任，胜初任贴身亲兵，出入跟随，武装护卫；真泰由于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任随军文书。两人伴随李汉魂身旁，一文一武，左右不离。

抗日战争爆发，真泰老人跟随李汉魂参加了抗日战争，经历了多场惨烈的战役。真泰老人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保卫战陇海线罗王寨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南浔线德安战役，“战斗非常惨烈，吃了几天树叶，牺牲了很多人。”据介绍，战争爆发后，李汉魂升任六十四军军长，请缨北上抗日。1938年春，奉准开赴陇海线，5月，日军土肥原师团主力万余人，大炮七八十门向归德、兰封进犯，企图截断陇海路，阻止中国军队从徐州南下的通道。李汉魂奉命为薛岳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部署所部分三路防守，亲率六十四军主攻盘踞罗王寨之敌，用重炮直射敌据点，战斗异常激烈。后来夺回了罗王寨。同时，七十

一军也克复了兰封，从而打通了陇海线，使徐州会战后的主力部队得以沿陇海线西进。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特授予李汉魂“华青荣誉奖章”。1938年7月，日军进攻武汉，李汉魂奉调参加武汉保卫战，负责指挥南浔线的战斗。日军又在九江附近登陆，九江失守，敌军又沿南浔线星洲登陆，向德安进犯。李汉魂调集8个师的兵力，运用“一鼓作气”的战术，把敌1万多人压到纵深不到3里的张古山的狭地之中，最后聚而歼之，取得了德安大捷。所部获“钢军”锦旗奖1面。

1938年，李汉魂受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40年1月，李汉魂辞去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全力从事广东政务，他在广东任省政府主席6年8个月。真泰深得李汉魂信任，在李汉魂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时，他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主席印章。

## 1949年后解甲归田 李汉魂回国访问期间曾邀真泰广州见面

1949年，李汉魂赴美国定居，真泰则结束军旅生活，解甲归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吴阳镇霞街村。解放后，真泰定为官吏成分，后来又戴上“五类分子”帽子，参加生产队劳动改造。

1982年，李汉魂应邀回祖国访问，在广州访问期间寄语邀请真泰上广州见面。据真泰老人讲，当时生活困难，身无分文，衣冠不整，自愧无颜相见，就没有前去。后来，李汉魂寄给真泰一封信和若干物品，予以慰问。真泰妻谭氏，吴阳镇谭屋村人，已病故。现在一女，居住吴阳镇包城村。

据霞街村热心人士说，真泰叔自1980年摘掉“五类分子”帽子后，政府按相关待遇给他发生活费，并安排在吴阳镇敬老院安度晚年。

谈到真泰老人长寿的秘诀，老人的亲友告诉记者，老人的心态非常好，生活也很有规律。“老人对身世遭遇大起大落心境豁达，随缘而安，不以己悲，不为物喜。他热爱家乡，热爱村民，勤劳动，少说话，对状元公的家训格言‘慎言语，节饮食’深有体会，故而健康长寿。”

因为文学，她三次漂在北京，一次漂在深圳，还曾经成为广东省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最终，她还是回到了遂溪，“这座小城太温暖了”——

# 飞在文学天空的一只孤雁



女作家陈雁在海边体验生活

本报记者 邓亚明 符安平

这是一位因文学而美丽的女人。因为文学，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苦苦追梦，一直在不懈努力，“就像一只孤独飞行的大雁”。

她叫陈雁，遂溪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在广东文坛都有一定的名气。最近，她的一部中篇小说《姑娘窝》获得了天津市第二十届全国梁斌小说奖中篇小说一等奖。梁斌是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我国一位著名的作家。

陈雁是今年春节后才从北京回到遂溪的。为了文学，她跟单位请了创作假，于去年冬天又一次去到北京，在通州区的宋庄村“漂”了一个多月。宋庄，是北京有名的画家村，是全国文人艺术家的集散地。这里，每天都有不少文人离开这里，每天又有不少文人来到这里。这些文人艺术家在这里租房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成为京城里的“漂一族”。

陈雁的收入不高，她只拣最便宜的房子租，每月200元，一个单间，做饭、吃饭和睡觉都在里面，“能省则省”。陈雁说，漂在宋庄里的文人艺术家日子大都过得很清苦，当然也不乏成功的人士。但漂在京城里有一个好处，能结识更多的文人艺术家，接触到中央级名刊的编辑，“在文学创作上更容易有进步”。

陈雁这是第三次“闯荡”北京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她一个人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了一年，聆听了很多名家的讲课，她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质的飞跃”，她开始从散文转向小说，几个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青年文

学》、《北京文学》和《中国作家》等大刊物上。

鲁院学习结束后，陈雁回到了遂溪。她原来在镇上的一间储蓄所上班，后来调到了县里的一个文化单位。“遂溪毕竟是个小地方，要搞创作必须走出去，与外界接触，与更多的人交往，尤其是大城市，更容易得到文化艺术方面的最新信息，同时拉开距离看自己的故乡，更能看到自己故乡的独特之处。”于是，陈雁向单位请了创作假，和一名来自黑龙江的鲁院女同学及另一名画家再次到了北京，在京东大运河边一条叫杨坨村的村子里合租了一个四合院，每人一个单间，在这里埋头写作。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她反复修改完成了中篇小说《余茅同之死》，“想不到花了最多心血写成的这个中篇，却命运多舛，先后被几家刊物‘枪毙’，那时候真担心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她说，《余茅同之死》先是给《北京文学》，可《北京文学》没发，她又给了在国内很有影响的《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却发了她的另一个短篇，于是她又转投给广东的《作品》，《作品》也是没有消息。“看着自己最心爱的作品得不到认可，心里生出阵阵凄凉感……”后来，还是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教授看了她的《余茅同之死》之后，很欣赏这个中篇，便向杭州《西湖》杂志的一位编辑推荐，很快便发在2009年第一期上，《北京文学》起初“枪毙”了这篇小小说，没想到竟然第一时间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上全文转载，还约她写了一篇创作谈并配发了照片，令陈

雁一时“哭笑不得，觉得太有意思了”。接着，福建《中篇小说选刊》又转载了这个中篇，该刊的一位女编辑还将《余茅同之死》推荐到《大连晚报》上连载。

期间，陈雁一边又将4万字的中篇《姑娘窝》扩写成12万多字的长篇，在奥一网上传，目前已获得40多万次的点击。《南都周刊》评选2011年度十大电子书，陈雁的《姑娘窝》入选。

2004年，广东文学院在全省招聘40名签约作家，陈雁成为其中之一。在三年的签约时间里，陈雁经常到省里聆听作家和评论家的讲座，去各地参加笔会，出席各种文学颁奖会议，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小说创作也更加成熟。在2005年于茂名举行的全国名作家名刊物主编“三名”笔会上，陈雁有机会与邱华栋、程绍武等名家交流，“受益匪浅”。

近年，一批外省作家纷纷南下广东，“驻扎”在深圳、东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打响“打工文学”的旗号，一时间，“打工文学”成为广东乃至全国文坛的一大亮点。在深圳的宝安区和东莞的樟木头、长安两镇，还出现了“打工作家”集中居住的“作家村”。红遍全国的小说家王十月和女诗人郑小琼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两名“打工作家”而今都调进了广东省作家协会，成为因写作而出名的“新广东客”。

2007年，陈雁到广州参加青年作家培训班，认识了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批农民工作家，并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情形和创

作情况。这是一个拼命写作、并以写作为生的群体，她被他们的拼搏精神和互相探讨的氛围所吸引，她希望能归于这样的圈子，不再寂寞孤独地走这条路。2009年3月，她前往深圳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广东省作家协会举办的长篇小说培训班，认识了更多蜗居于深圳宝安三十一区的打工作家，培训班结束后，她受了他们的召唤，停留在深圳，租住在宝安区进行写作。

然而，当她真正生活在“打工作家”集中居住的城中村时，她还是无法安心，因为她记挂着家中正上中学的儿子，没多久，她又回到家乡遂溪来了。

“不过，那些日子还是很有收获的，我就在宝安那里写了多篇城中村的散文，还在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特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参加了那个圈子的各种文学竞赛，拿了奖，奖金比我们这边高多了，在这种群体里，我们的作品互相交流，都非常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互相进步，作者之间经常聚会，大家靠的都是一股激情和互相之间的勉励，穷是穷一点，但大家挺开心的。”

这天，当陈雁和湛江日报记者漫步在遂城西溪河畔时，看着河岸边一幢幢高楼的楼宇，看着一条条新修的街路，呼吸着城外吹来的田野之风，她感叹家乡的可爱，“每次走出家乡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能，这次，我要好好地写我的家乡，写我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我的一部以家乡遂溪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春节期间已经开始构思……”